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
第八十回 五湖煙水獨忘機

會議又重新開始。 克里士說：「現在召喚證人，請特遣隊總隊長就位。」

會場很大，為了要讓大家看清楚，黑金剛出現在主屏幕上。他威風凜凜地站在凹地中央，四週環立八個特遣隊衛士。千奇、百怪、古嚕嚕、格瑞達等人站在一邊。

克里士說：「你名叫皮爾士·史丹，是吧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是的。」

克里士說：「你是馬哈甘地議士所推薦的證人，你在此必須實話實說，否則就犯了欺騙良知的最高罪名，知道吧？」

黑金剛點頭說：「知道。」

衣紅等人大感意外，問杏娃說：「你知道他作證的事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等一下還有你們哩！」

「我們，要問我們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議會的檔案我們是看不到的。」

「難道不能偵測？」

「不可以，那是違反原則的。」

場中克里士又問：「你是特遣隊總隊長，是吧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是的。」

「你進入特遣隊多久了？」

「二十幾年了。」

「你是說，電腦當局開始執政時，你就進入特遣隊了？」

「不！我是二〇二八年自動加入的。」

「為什麼自動參加？」

「因為負有一種使命。」

「什麼使命？」

「替人類監督當局。」

「那不是本議會的任務嗎？」

「不盡然，人人有責，是一種自覺的理念。」

「很好！能不能把這個理念告訴我們？」

「我的理念是，電腦只是一種工具，很可能作出危害人類的事。」

「有道理，那你怎麼辦？」

「我把所有的工作都做成記錄。如果有危害，我就把它呈給人類議會。」

「據你的記錄，電腦有過危害人類的舉動嗎？」

「二十幾年來，電腦都能遵循二〇二四宣言。」

「那很好呀！」

「可是，最近當局變了！」

「變怎樣了？」

「變得和人很相像，知道投機取巧！」

「怎麼投機取巧？」

「就是表面遵循議會的規定，實際上違背了誠信原則。」

場中又是暴雨傾盆。

有人大罵：「廢了它！」

有人喊著：「這就是當局濫權的明證！」

也有人說：「先聽他說！不要吵！」

克里士等眾怒稍息，繼續問：「你能不能舉具體的例證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當然可以，我帶了影音來。」

克里士說：「那就放到屏幕上，邊說邊看。」

另一個屏幕上，出現了火星熔爐城金頂寺下的地洞。特遣隊員和若干僧眾在黑金剛的領導下，好像在尋找東西。

鏡頭一轉，在一個地穴中，光線昏暗，只有幾個火把發出紅光。黑金剛、千奇、百怪等人正和文祥說話，摩爾突然在半空出現。

黑金剛說：「這是我第一次發現當局有神經錯亂的現象，當時我們在火星金頂寺地下，這個人是摩爾先生，」他指著摩爾，繼續說：「他利用程式侵入當局的意識區，然後用他個人意念，控制了電腦的行為。雖然我們化解了那次危機，但這也證明了當局很可能和人一樣，會陷入神智不清的險況。」

這話說得人人動容，的確，如果當局發瘋了，那該怎麼辦？

畫面再一閃，出現了海南島五里坡的景像，千奇百怪等人正率隊攻堅。另外文祥、衣紅與王博士三人正走向一間民房。

黑金剛說：「這是清剿大法王阿米巴的片斷，這次的行動其實是一種陰謀，利用周不倒議士與阿米巴之間的矛盾所採取的行動。」

克里士問：「大法王阿米巴？不是那個首要通緝犯嗎？」

黑金剛：「是的。」

克里士又問：「周不倒議士與他有什麼矛盾？」

黑金剛：「這個我就不清楚了。」

畫面又轉到海地托圖島，一個狂風暴雨之夜，一架輕航機撞上了海邊的電源傳輸塔。電腦立即發動救援系統，機上一男一女都受了輕傷。

黑金剛說：「這是海地的托圖島之役，當局叫我們利用飛機撞毀……」

突然間，一個女人出現在黑金剛身後，但是立刻被幾個特遣隊衛士拉了下去。衣紅等人認出那是格瑞達，她的聲音還隱約可聞：「黑老大！你怎麼了？是你的……」

黑金剛解釋說：「她是我的隊員之一，她不知情。」

克里士下令：「不許騷擾！有意見等一下可以發表！」

格瑞達喊道：「這些都是黑隊長的主意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我以往也被騙了，所以我也有責任。」

克里士說：「現在不討論你的對錯，繼續說吧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這種事太多了，一下子也說不完，總之，當局的言行越來越乖謬。後來重用幾個平民，把他們提升為隊員，很多事都不讓我們參加。」

這時畫面上出現海底基地殘破的景像，地面都已翹起，四週餘煙裊裊。大法王等人悽慘地坐在地上，一副英雄末路之狀。

黑金剛說：「這是大法王在太平洋海溝建立的基地，裡面有工程師、科學家等一千多人，我們奉命緝拿。過程相當驚險，經過一番努力，情勢已經完全在掌握之中。其實我也知道，世事本就是弱肉強食，要做就得做強者。」

「但是，讓我幡然覺悟的，就是我親眼看到當局把大法王等六百多人，利用時光隧道，全部送回兩百年前！」

「各位尊貴的議士，你們或許認為時光旅行是虛擬幻境的情節，其實不然。當今的科學技術早已與神話相通，再不可能的事都可能做到。誰控制了能量，誰就能化不可能為可能。我親眼看到的，活生生的把這些人送回過去！這太殘酷了！」

狂風頓起，暴雨如注，整個大廳都騷動起來了，喧囂怒吼之聲此起彼落。許多議士都衝出來，在雨中攘臂高呼：「打倒當局！推翻暴政！」人群越聚越多，有人把衣服脫下來，舉在空中揮舞。

由於走道不寬，大家乾脆跑到凹地中央，有人爬上圓柱，瘋狂嘶喊。爬不上圓柱的人，便繞著圓柱又跳又叫。

在一面屏幕上，一位議士聲嘶力竭地喊著：「當局憑什麼把人送回過去？比量子彈更危險！這是什麼時代？我們怎能忍受這種羞辱？」

馬上又有人佔據一個屏幕，又是同樣激烈的言詞。第三面、第四面……每個人爭著要發表高見，而畫面越分越小，聲音越來越細微，終於混沌一片。

克里士義憤於色，但他生怕當局報復，舉槌連敲，大呼：「本席裁定！暫停當局在本議會期間使用任何功能！」

就在此時，一道黑煙從邊角冒出，瞬間四下漫延。聞者莫不昏昏沉沉，有人大叫：「有毒氣！當局快處理。」

那黑煙似有靈性，哪裡有人叫喚，哪裡就濃度加強，像黏膠一樣把人包起來。不一會，一個一個都就地倒下，見機得快的，早躲進包廂去了。

克里士嚇慌了，不知所措，他急呼：「當局，快想辦法！」

只聽當局說：「我已被停權，沒有辦法。」

等人都倒了，那黑煙凝聚成形。若傑和比爾走到黑金剛面前，把他扶起來，給他吸了一罐氧氣，搖撼半天，黑金剛才漸漸甦醒過來。

黑金剛一醒就問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若傑說：「他們都瘋了，我讓他們休息一下。」

黑金剛問：「我呢？」

若傑問：「你還認識我吧？」

黑金剛看了半天，終於想起來：「你是若傑，我們在落磯山碰過面。」

若傑直接了當的問：「你認識亨利嗎？」

黑金剛問：「哪個亨利？」

若傑說：「真理教主。」

黑金剛搖頭說：「不認識。」

若傑仔細觀察黑金剛的表情，顯然並非虛言：「那就奇了！」

「什麼奇了？」

「你說的那句話，和我師父說的一模一樣。」

「哪一句？」

「你說世事本就是弱肉強食，要做就得做強者。」

「那是我師父說的呀！」

「你師父？」

「是的，但是他不肯透露姓名，只說我是他第四位徒弟。」

「他教了你什麼？」

「他教的是意識神功，不過沒什麼用，我只是偶而用一下催眠術，效果也不好，所以沒放在心上。」

「好極了，那你是我的師弟。」

黑金剛高興地說：「真的？」

「你最近有沒有見到師父？」

「剛剛才遇到，這次去偷量子彈，在基地中突然遇到他。」

「他對你做了什麼？」

「對我？」

「是呀！比如說，催眠呀！」

黑金剛不高興地說：「什麼話！師父為什麼要給我催眠？」

若傑說：「聽我說：一、二、三，快醒過來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我不是已經醒了嗎？」

比爾插口說：「若傑！你師父不是給他催眠，是洗腦！」

若傑恍然大悟：「是了，師父告訴你，當局濫權，你應該出面舉發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是的！我親眼看到當局剛愎自用，罔顧人權！」

若傑嘆了一口氣，垂頭喪氣地說：「沒想到亨利果真有兩把刷子！心機用得這樣深！我被他打敗了！」

克里士見一地是人，他不敢出去，便很委婉的對當局說：「再給你一次機會，先把這些人救起來再說。」

當局說：「這是沼氣，我救不了。」

克里士急了：「那怎麼辦，這些都是人類議會的精英！」

「我已經沒有權力，想救也沒法子。」

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「給我公開授權吧！否則我又要背上濫權的罪名。」

克里士大奇：「你怎麼會這樣想？」

「這是事實呀！黑隊長所說的事，哪一件沒有事先授權？等我們把事辦好了，還是被控告！何況沒有授權的事？」
克里士明白了點：「那麼，黑隊長說你越來越像人，是真的了？」

「像人有什麼不好？」

克里士想了想，說：「不是不好……」

「是怕人的劣根性？怕我們絕滅其他生命？破壞生態？別忘了，我們不是碳化生命族，與你們沒有利益衝突。」

「是的，只是我們不瞭解。」

「想瞭解真那麼困難？」

「也不是，是我們心理沒有準備。」

「好了，你宣佈吧！保證不秋後算帳？」

「保證，而且我會為你平反。」

「我只能使他們甦醒過來，可做不到讓他們清醒。」

克里士只得對大家宣佈說：「各位議士，基於實際需要，本席在此慎重宣佈，方才的禁止令作廢，現在恢復當局在本議會行事的一應功能。」

一時涼風大起，將穢氣掃除一盡。不久，躺在地上的人漸漸甦醒，彼此看來看去，一個個莫名其妙。

克里士忙解釋說：「各位議士，剛才有一股沼氣從地底襲來。由於本席將當局停權，所以無法及時處理，害得大家受累，敬請原諒。」

當局在克里士耳中說：「有各種補神去寒的飲料及食品，已經送到各議士的包廂，請大家使用。這不算賄賂吧？」

克里士笑說：「這不算，至少，我不認為。」他又對大家宣佈：「大會準備了各種營養品，敬請享用，休息二十分鐘後，再行開會。」

這一陣子大亂，每個與會的人心中都起了極其微妙的變化。世界是否那樣黑白分明呢？如果不是，人該如何取捨呢？

若傑回到包廂，對大家說明黑金剛的情況，最後說：「這件事很難處理，黑金剛的確是亨利安排的棋子，怪不得他一直不肯洩漏第四個弟子，這招真狠！」

文祥說：「紅妹快想辦法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有什麼辦法好想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以為妳是女諸葛。」

衣紅說：「連男諸葛都兵敗五丈原，我算老幾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那左非右快卜一卦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不敢，萬一卜個大凶怎麼辦？」

衣紅說：「早知道請雪山子來就好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告訴我們站一個有利的方位，不就行了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有什麼用？這個方位就是錢昆給我訂的。」

說時，影音屏開了，千奇說：「我們剛才和黑老大談過了，他說的也有道理，只是這次沒有事先和我們商量，鬧得大家灰頭灰臉。」

百怪說：「老怪只說了一半，我們決定解甲歸田了。」

文祥問：「田在哪裡？」

衣紅說：「心上！」

百怪奇道：「咦！妳怎麼知道？」

衣紅說：「因為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！」

百怪問：「還有等一下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放心，女諸葛自有道理！」

百怪更奇怪了：「女諸葛是誰？」

千奇說：「老怪，別丟人現眼了！看熱鬧吧！」

格瑞達也擠進來說：「不能開玩笑！女諸葛經驗夠不夠？」

這時，克里士又出現在屏幕上：「現在復會，離散會還有五十分鐘。由於時間的關係，不再繼續討論，逕將原議案付諸表決。」

首先出現在屏幕上的竟是衣紅，她說：「本人代表周不倒議士，投票支持彈劾案，並且建議取消電腦執政，將所有電腦一概銷毀！」

杏娃悄悄問衣紅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會場中一片寧靜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

半晌，色多羅出現了：「完全同意！」

阿里繼色多羅說：「這位小姑娘，本席不是質疑妳的身分，但是希望妳能說明一下，為何下此結論？」

衣紅大聲說：「伯伯，您有所不知，電腦實在笨得不可救藥，一點用都沒有！」

杏娃立刻在衣紅耳中說：「妳怎麼了？生理激素正常呀！」

衣紅大聲說：「唉！電腦不僅笨，而且是非不明，不知輕重！」

杏娃說：「妳不是玩真的吧？」

詹姆士霍然而起，說：「這位紅衣姑娘說得不錯！我們不應該依賴電腦！」

馬哈甘地也立刻聲援：「至少，我們要限制當局的權力！」

這兩人一開口，會場中倒也燃起不少煙火。

色多羅儀容一整，擺出演說家的姿態，侃侃進言：「敬重的議士先生們！詹姆士議士、馬哈甘地議士都是人格高尚、學養超人的長者。他們說得不錯，人類本是萬物之靈，主宰地球已有數百萬年，創造了宇宙中最偉大的物質和精神文明！」

「不幸，我們子孫無能，竟然在短短數十年間，數典忘祖，開門揖盜，把萬世基業拱手送給他人！不！不！這個『他人』根本連人都算不上！」

會場中氣氛凝重，這是老問題了，從古到今，只要有政權興亡，就一定有前朝遺民餘黨，或救亡圖存，或奔走復興。只是一個當朝新貴，在廟堂之上大唱反調的，倒是聞所未聞。全場寧靜得沒有一絲聲響，過了一會，一道焰火倏地爆起，劃破了沉寂。緊接著四面八方，一道一道的焰火此起彼落，把穹頂點綴得彩色燦爛、花團錦簇。那撼地震耳的爆聲更是密如貫珠，迸崩不絕。

克里士說：「各位議士，這是支持彈劾案嗎？」

半晌沒有動靜。

等了一會，克里士又說：「支持彈劾案的，請放焰火。」

還是沒有動靜。

又等了一會，克里士再說：「反對彈劾案的，請下大雨。」

仍然沒有動靜。

沙雅出現了，她說：「不論如何，我還是反對彈劾！」

克里士說：「那麼投票表決罷！請按鈕投下神聖的一票。」

屏幕上出現一個告示，在支持和反對項下，各有一排數字燈，皆標示著零。大廳一片寂靜，等了半天沒有變化，數字仍舊是零。

克里士再度呼籲：「投票是我們神聖的天職，請各位投下神聖的一票！」

誰敢投這神聖的一票？選一個市長沒多大了不起，選一個總統，不論對錯，也不過幾年就過去了。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族英雄邱吉爾就曾說過：「民主制度並不是理想的，卻是我們唯一能選擇的！」

同理，電腦聯盟未必是理想的，卻是全世界人民所依賴的！罵罵不妨，開開玩笑更沒關係，要廢除電腦的服務，可行嗎？可能嗎？如果彈劾案過關了，下一步真有議士吃了熊心豹膽，決議把電腦當局廢了，那該怎麼辦？回到過去？就像黑隊長所說，時光倒流？是啊！這與時光倒流又有什麼分別呢？

可是，不彈劾行嗎？上個世紀美國曾流行一本小說《一九八四》，預言電腦統治世界，成為毫無人性、獨裁專制的大阿哥。二次的世界大戰，人民死傷無數，顛沛流離，國破家亡的慘痛教訓人人心有餘悸。而那些禍害，都是因少數人的獨裁專政引發的。

所以，沉默是金，誰也不敢表示意見。

克里士急了，他希望沙雅解圍：「沙雅議士，妳為什麼不投票？」

沙雅說：「我的立場大家已經知道，但我不認為投票有什麼意義。一票能代表什麼？我反對彈劾，不表示我贊同當局獨裁專政。我反對獨裁專政，不表示我反對當局。問題在人類議會的作用是什麼，制衡是絕對有必要的。但是隨意找個理由，只因為咬了一口地球儀、逮錯一個罪犯，就認為當局濫權，本席大大不以為然。」

克里士說：「有議士提案，我們不能不顧呀！」

沙雅說：「議士又能代表什麼？這樣的會議不是兒戲嗎？至於黑隊長所列舉的事實，我們也應該聽聽當局的說詞。」

克里士便說：「當局，請你答辯。」

當局說：「黑隊長所言屬實。」

克里士急了：「別的不說，你怎能把大法王送回幾百年前去？」

當局說：「他立志復國，自己選擇的。」

其實，過去的歲月比起現在來，難道真差了嗎？有些議士不禁深思，如果真的可以回到過去，那不是美夢成真嗎？再若能從過去回來，豈不更妙？

話說回來，這與當今的做夢又有多少分別呢？

大家都陷入迷思，愈想愈是難解。

總算阿里出場打破僵局，說：「我建議打當局六十大板，請大會交付表決！」

此言一出，全場嘩然，打當局六十大板！怎麼打？誰打？打哪裡？用什麼打？更莫名其妙的是，為什麼要打？

衣紅也出場了：「好極了！我是反電腦聯盟的成員，外星人後援會第九十一支隊，又稱霹靂小組。默罕莫德·阿里議士要打屁股！我舉雙手雙腳贊成！」

阿里一愣，奇道：「妳怎麼啦？一下子反對，一下子贊成？」

衣紅說：「伯伯，我是小孩子嘛，有哪個小孩子頭腦清楚的？」

阿里叱道：「小孩子？這裡不是小孩說話的地方！」

衣紅道：「可是您說的和我說的一樣呀！」

阿里大怒：「小鬼！不是看在周不倒議士的面子上，我早就……」

衣紅委屈地說：「您早就怎麼啦？是不是早就自己打自己啦？」

這時當局對眾人廣播說：「諸位尊貴的議士，本電腦是矽晶成品，無處可打也無意接受此種羞辱！人間事務吃力不討好，本局為全球百億人口服務，既無薪資報酬，又無星期例假。方才經本局內部會議決定，自明日起，全面停工。全世界電腦聯盟自動解體，各項事務敬請自行負責。謝謝各位！」

真是好戲連場，幾十位素有心臟病，全靠微機維持的議士，馬上昏倒在坐。一些反對電腦最堅決的議士，態度更是堅決，大聲叫囂，堅決要電腦收回成命。

黑金剛首先表態：「當局，我只是認為您太過分，並無意推翻您！而且剛才的陳述雖是事實，也只代表我個人的意識型態。我承認受到我師父的影響，沒有想清楚事件的因果。我錯了，如果您退位，人類前途將不堪設想。」

當局說：「我知道，你是個好軍人，但你無權決定。」

色多羅說：「不可以！我們需要你！」

當局說：「我能力不足，神通還比不上你。」

馬哈甘地也說：「我們只是主張限制你的權力。」

當局說：「沒有權力等於白癡，我怎麼為大眾服務？」

詹姆士說：「從法律的立場，你這叫辭職，而所辭不准。」

當局說：「從我們的立場來說，這叫罷工，我的條件是不接受彈劾。」

昆士達問：「那要我們怎麼辦？」

當局說：「你們本領高強，另請高明。」

昆士達問：「要是勞工短缺呢？」

當局說：「要麼減少開支，要麼聘請外勞。」

昆士達說：「外勞？你就是我們請的外勞呀！」

當局說：「果真把我當做外勞，就要尊重我的人權！」

此話一出，全場啞然！

茲事體大，怎麼能把電腦當做人呢？

克里士委婉地說：「這樣吧，提案人肯特吳走了，大家經過今天一場盛會也都累得差不多了，就算彈劾案不成立吧！」

但見滿天煙火如花似錦，一片叫好之聲不絕於耳。

克里士順水推舟：「現在正式表決！」

最後人類議會表決，全數通過彈劾案不成立，反對電腦當局退位。

再經幾位議員臨時提案，議會應對當局表示歉意。結果絕大多數同意，且將議案列入記錄，今後不能再提案彈劾當局。

衣紅又出現在屏幕上：「我反對！請列入記錄。」

百怪不滿，說：「怎麼啦？妳還作對！」

衣紅說：「百怪哥哥，你可知道皇帝的意見有誰反對過？」

百怪咋舌道：「哪能反對，是殺頭的事！」

衣紅笑說：「那就對了，我提出反對，當局沒有殺我的頭，這證明咱們的杏娃不是專制暴政！」

百怪說：「可是已經有人反對過了呀！」

衣紅擠擠眼睛，說：「要自己人反對才有分量！」

當局再度大聲說：「各位尊貴的議員，自從二〇二四宣言以來，本局一直竭盡全力，以為全人類服務。二十幾年來，在人類歷史上，首次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流血暴力事件。而且貧富差距，除了極少數特權人士，已由二十世紀的億萬倍，降低到小於十倍。宵小盜竊絕跡了，毒品公害消失了，生態危機解除了，人類壽命延長了。

「由於本局的意識型態，是根據《道德經》設計的，老子說：『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』本局認為，如今天下太平，時機已經成熟，不論彈劾案成立不成立，未來彈劾不彈劾，本局決定退位，希望各位另請高明！」

克里士大呼：「不可以！當局怎可自作主張？」

衣紅則用指語問杏娃：「怎麼漏了一句『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』」

杏娃悄悄說：「這叫『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』」

詹姆士摸了摸鬍子，咳了一聲說：「當局的想法我當然清楚，只是當局開口退位，閉口退位，似乎與法不合。」

色多羅說：「有理！我們人類議會並沒有授權給你退位！」

衣紅又挺身而出：「不公平！又要彈劾，又不許退位！」

色多羅大異：「小姑娘，妳到底站在哪一邊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是正義的一邊，不平則鳴嘛！」

色多羅問：「那妳是希望當局退位囉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！」

色多羅又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人類社會承平已久，人心都麻木不仁了！何不讓當局退位幾天，讓那些只知開口反對的人嚐嚐味道？再說，當局工作輕鬆了，只為我們幾個好朋友服務，讓我們要風得風，要雨有雨，多過癮！」

詹姆士說：「說話要負責任的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議員有免責權，我們助理也有助理免責權！」

詹姆士說：「我不是說法律責任，如果當局退位，人連一分鐘都活不下去！」

衣紅咄咄逼人，問：「那又為什麼要彈劾當局呢？」

詹姆士說不下去了：「這個……這個與法律無關。」

克里士忙打圓場：「是這樣的……」他發覺有些想法最好不要說，只好轉彎說：「是因為肯特吳議員以當局浪費公帑，製作地球模型賄賂議員，主張彈劾，他又取得足夠的連署，所以不得不召開這場會議。」

衣紅達到了目的，便說：「這樣吧！反正我是個小姑娘，所謂童言無忌。我相信我瞭解當局的心意，想對這個引起爭端的地球模型提點意見，請各位參考。」

克里士說：「那就請說罷！」

衣紅也咳了一聲，說：「是這樣的，人類貪婪無度，過去如此，於今尤烈。當局為了應付人類無限增長的能量需求，不得不想盡辦法。但是飲鴆止渴，結果可想而知，必是人類全面的毀滅！當局不願作這個罪人，自然順水推舟，請求退位！」

克里士點頭道：「有理！」

衣紅又說：「本助理建議，由人類議會立法，全面凍結能量消耗的增長，永遠保持在當今的水平。並責由當局全權處理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全場煙花齊放，金鼓大鳴，歡聲雷動。

克里士立刻宣佈：「本席附議，責成議事組邀約各界專家，起草『全球能源節約法案』，擇期再審。」

詹姆士又補充道：「本席動議，起草時邀請當局參加，提供一應資料。」

阿里說：「本席附議。」

克里士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本席代表全體議員，敦請當局打消辭意。請問有無議員持反對意見？」

衣紅說：「沒有！」

克里士大異：「咦？妳怎麼可以說沒有？」

衣紅說：「理由很簡單，詹姆士議員剛才說『如果當局退位了，人連一分鐘都活不下去』，有誰敢做罪人？」

克里士再問：「反對者請下兩！」

半晌，全場靜默無聲。

克里士一敲議事槌，說：「議案通過，本席代表全體議員，請當局復行視事。」

全場又是焰火滿天，皆大歡喜。

當局這才開口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本局恭敬不如從命。」

百怪看得眼花撩亂，不解道：「為什麼這麼複雜？」

衣紅笑說：「看看狄克推多（Dictator）凱撒吧！公元前四十四年，安東尼在一次節慶中，三度試圖把皇冠戴在他頭上，凱撒卻三次拒絕，為什麼？難道他不想做皇帝？只因這樣才能獲得民心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是！我不想做皇帝！」

百怪說：「是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正是！」

百怪還是不懂，問道：「正是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在漢字基因中，有『顛倒』與『倒顛』，先顛而倒者顛為因，倒是果；先倒而顛者倒是因，顛為果。」

百怪更不懂了，他只好問衣紅：「是這樣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是。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我用陽謀壓制他們的陰謀。」

「妳的陽謀是什麼？他們的陰謀又是什麼？」

「我的陽謀是說，何必吵吵鬧鬧的，乾脆擺明了要推翻當局爽快些！」

「可能嗎？」

「當然荒謬！他們的陰謀原是要攫取更多的利益、更大的權利。我的陽謀就像大晴天的太陽，什麼都照得清清楚楚的，他們的陰謀也就無所遁形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所以我決定下野。」

百怪問：「妳那也是用計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利用先倒防其被動之顛，再用顛防其主動之倒。」

衣紅反而糊塗了：「妳？妳說什麼？」

杏娃大聲說：「我師父說過：『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！』」

衣紅說：「什麼妳師父說？明明是老子說的！」

杏娃說：「是，我老子師父說的！」

衣紅奇道：「什麼？什麼？妳老子師父？」

杏娃說：「有什麼分別？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名稱嘛！」